

解读冰岛金融危机： 演进历程、结构特征与形成机理^{*}

忻 华

内容提要 冰岛金融危机历经三个阶段,沿外债膨胀、汇率暴跌、股指跳水、利率攀高、实体经济衰退这五步逐次演进。经济金融化、金融国际化和银行证券化是其宏观经济步入危机时的结构特征。从形成冰岛危机的外部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向世界范围扩展,形成环环相扣的“马尔可夫链”,目前有明显的三波,冰岛的危机是第二波和第三波之间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从制约冰岛经济演进的宏观机制看,二战后冰岛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的“搭便车”(free rider)者,在获取并消费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产生“追随强者”(bandwagon effect)的行为模式,形成对美国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路径依赖”,从而最终步入金融危机。

关键词 冰岛金融危机 宏观经济结构特征 “马尔可夫链” “搭便车” “追随强者” “路径依赖”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图分类号: F8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964[2009]06-090317-0187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7 年制订的全球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名上,冰岛位居榜首,被媒体誉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然而 2008 年 9 月底,因美国次贷危机,冰岛金融机构出现巨额坏账,且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偿债,迅速陷入危机。10 月 6 日,冰岛总理哈尔德(Geir Haarde)公开承认:“冰岛有可能出现国家破产”。2009 年 1 月底,因经济持续恶化,冰岛爆发街头示威,大选提前举行,政府出现更迭。危机爆发不过半年时间,冰岛经济与社会即出现急剧变化。

一、冰岛金融危机的演进历程

像冰岛这样的小国的金融危机,一般都沿着外债膨胀、汇率暴跌、股指跳水、利率攀高、实体经济衰退这五步逐次演进。简言之,冰岛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首先是,外债总额,尤其是短期外债总额极度膨胀,

在大量外债即将到期之时,其金融体系融资和偿还能力明显不足,引发投资者的信心危机和资本抽逃。2008 年 9 月底,冰岛外债总额达到其 GDP 总量的 804.6%,是其出口收入的 19 倍,其中短期外债占其外债总额的 37%。在美国次贷危机这一外生变量的急剧扰动下,负债累累的冰岛商业银行无法再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偿债融资,境外投资者对冰岛金融资产的前景突然感到极度悲观,大规模的资本抽逃在所难免。

其次是,资本抽逃引发冰岛本币对外币急剧贬值,致使其金融体系急剧动荡,且进一步加剧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陷入恶性循环,危机全面铺开。2008 年 10 月,冰岛克朗对美元贬值 63.9%,对欧元更是贬值 284%。而且,冰岛央行干预汇率的行动失败,外汇储备告罄。2008 年 10 月 8 日,冰岛中央银行宣布放弃将冰岛克朗

^{*} 本论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亚太‘半外围地区’依附型发展的比较研究”之一部分。

马佳:“国家破产:下一个会是谁”,《北京科技报》2008 年 10 月 20 日第 24 版。

对欧元汇率稳定在 131:1 的目标,并限制冰岛境内的外汇交易。

再次是,汇率的暴跌和央行的干预,引起利率暴涨和股指下跌,造成宏观经济的急剧动荡,本国金融机构

濒于破产,实体经济步入萧条。2008 年 10 月中旬,冰岛三大商业银行全部被冰岛货币管理当局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FME)接管,随后,冰岛的航空业、新闻出版业等行业都出现公司倒闭和失业蔓延的迹象。

表 1 冰岛金融危机至今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		时间	危机爆发一年前 (2007 年 9 月底)	危机爆发时 (2008 年 10 月初)		当前 (2009 年 2 月)	
				数值	变动幅度	数值	变动幅度
外债总额	外债总额相对 GDP 之倍数		475.4%	804.6%	+69.2%	855.3%	6.3%
	外债总额相对出口收入之倍数		1469.4%	1922.9%	+30.9%		
汇率	冰岛克朗/美元中间价		61.88	101.44	-63.9%	115.92	-14.2%
	冰岛克朗/欧元中间价		88.53	340	-284%	148.84	+56.2%
股指 (OMX15)			7964	1603	-79.9%	335	-79.1%
利率	央行政策性利率和银行间利率 (%)		13.30	15.50	+16.5%	18	+16.1%
	冰岛利率/欧元区利率 (三个月银行间利率)		9.41	10.88	+15.6%	16.27	+49.5%
GDP 每季度增速 (%)			6.3	-0.8	-112.7%		
失业率逐月变动 (%)			0.8	1.9	+137.5%	4.8%	+153%
CPI 的 12 个月滚动增长率 (%)			4.2	14.0	+233%	18.6	+32.9%

资料来源:根据冰岛国家统计局和冰岛央行的 14 份关于冰岛金融与宏观经济状况的报告整理编制。

2008 年 10 月至年底,冰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紧急对策以救援经济,同时与国际社会积极协商,寻求援助。至

2008 年年底,国际社会承诺向冰岛提供救援贷款的总额达 114.5 亿美元。尽管如此,冰岛的经济衰退已无可避免。

表 2 2008 年 10 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冰岛政府之对策

法律对策	行政对策	外交对策
2008 年 10 月 6 日,冰岛议会通过法案,授权冰岛货币管理当局接管任何银行。同日,冰岛议会立法授权冰岛住宅融资基金 (Housing Finance Funds)接管银行的任何国内外房贷业务。	2008 年 9 月底至 10 月 8 日,冰岛货币管理当局将冰岛三大商业银行全部国有化,对其进行重组。 2008 年 10 月 10 日,冰岛央行宣布限制境内外汇交易。 2008 年 10 月 21 日,冰岛央行要求境内所有金融机构为其贷款寻求新的担保。 2008 年 11 月 28 日,冰岛央行宣布任何资本进出冰岛,必须获取许可。	2008 年 10 月 7 日至 11 月,冰岛央行与俄罗斯驻冰岛大使会谈以寻求援助。 2008 年 10 月 14 日,冰岛央行与丹麦和挪威的央行展开互惠信贷交换。 2008 年 10 月至 11 月中旬,冰岛政府与 IMF 官员商谈援救事宜。 2008 年 10 月,冰岛政府向欧洲中央银行求援。

资料来源:财经网站 bloomberg.com;荷兰新闻网站 dutchnews.nl;英国媒体 Daily Telegraph 在 2008 年 11 月的报道;冰岛央行年度报告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2008。

二、步入危机的冰岛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

2008 年 10 月冰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其内部经济结构和国际金融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新世纪以来冰岛金融业急剧扩张、导致其国民经济与外部世界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考察 2000 年以来冰岛金融业及其宏观经济的演进,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 经济金融化

冰岛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业增长速度极快,在宏观经济结构中已占据巨额比例,与其较小的国民经济总体规模形成巨大的反差,也与其内需结构、经济地理环境

更稀,2007 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仅 3 人,是 OECD 各国中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如此低的人口密度,使其国内市场狭小,国民经济总体规模不大,其 GDP 总量只占 OECD 各国总和的 0.03%,因而其国内对金融业的需求量不会太大。同时,冰岛的地理位置使其缺乏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条件。与冰岛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类似的北欧其他四国,金融业自 2003 年以来平均处于负增长的状态。然而 2003~2007 年,冰岛金融业 (含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年均增速为 8.9%,占 GDP 之比例为年均 26%,这两项指标不仅远高于北欧其他四国的平均水平 (-0.04%和 21.79%),也高于 OECD 的平均水平 (2.47%和 23.48%);冰岛金融业年均 8.9%的增长速度

是德国 (1.36%) 的 6.5 倍,法国 (1.8%) 的近 5 倍,英国 (3.68%) 的 2.4 倍,美国 (0.35%) 的 25 倍,同时是欧盟三大国英、德、法平均值 (1.98%) 的 4.49 倍。至 2007 年,

冰岛金融业 (包括保险业) 和房地产业产值占冰岛 GDP 的 28.1%, 接近欧洲三大国法、德、英及美国的水平。这是冰岛国民经济宏观结构的突出特征。

表 3 2003 ~ 2007 年冰岛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速度

项目			时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年均增速
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资产状况	总资产	总资产数值 (10 亿克朗)		1800	4600	7470	10643	163.8%
		总资产相对 GDP 之倍数		230%	500%	642%	900%	97.1%
	母公司资产	母公司资产数值 (10 亿克朗)		1700	2600	5240	7246	81.6%
		母公司资产相对 GDP 之倍数		220%	300%	451%	600%	43.2%

资料来源:根据冰岛货币管理当局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of Iceland 关于冰岛金融市场的 2004 ~ 2007 年的年度报告整理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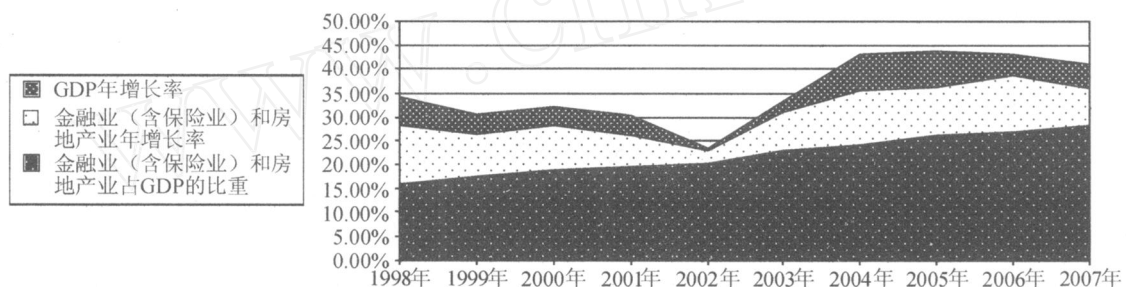


图 1 1998 ~ 2007 年冰岛金融业 (含保险业) 和房地产业相对其 GDP 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冰岛国家统计局和冰岛央行的 14 份报告的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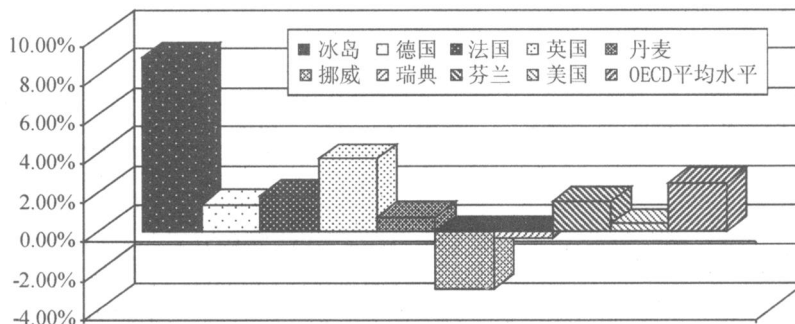


图 2 2003 ~ 2007 年冰岛与欧美部分国家金融业 (含保险业) 和房地产业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冰岛央行、冰岛货币管理当局、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OECD 官方网站 16 份报告的数据测算绘制。

2 金融国际化

2004 年以来,冰岛金融业走向自由化的速度惊人。由于其国内市场狭小,需求极少,实现自由化的冰岛金融业为寻求业务的拓展与利润的增长,必然依赖国际金融市场,而国际市场各类突发的不可控因素,对冰岛金融业的稳定运作形成严重的威胁。新世纪初以来,短短 3 年多时间内,冰岛商业银行已全部私有化,形成三家最主要的银行。同时,冰岛货币管理当局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放松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房贷按揭业务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冰岛货币管理当局鼓励国有金融组织“房产融资基金”(Housing Financial Fund)积

极开拓房产按揭业务的市场,并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操作房产贷款业务的总额上限,使其房产按揭贷款业务空前繁荣。伴随着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冰岛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主宰冰岛银行业的三家巨头自 2004 年后不断向海外市场扩张,进行了一系列海外并购,在国外不断增设分支机构,其国外业务收入在其业务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截至 2007 年 7 月,冰岛三家主要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收入总和都占其全部收入的 50% 左右。2004 ~ 2008 年,冰岛一般商业银行与储蓄银行对外负债总额以年均 259% 的速度增长,其对外负债相对 GDP 的倍数则以年均 130.7% 的速度增长,截至

2008年底,冰岛一般商业银行与储蓄银行对外负债总额 有 890多亿美元,相当于 GDP的 722.4%。

表 4 冰岛最大三家银行 2004~2007年海外业务扩展情况

年份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年均增长速度
项目						
Kaupthing Bank	境外资产总额(10亿克朗)	968	1567	2512	2888	49.6%
	从境外获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53%	67%	13.2%
	向境外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77%	73%	-2.5%
Glitnir Bank	境外资产总额(10亿克朗)	505	574	805	945	21.8%
	从境外获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33%	55%	33.3%
	向境外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55%	54%	-0.9%
Landsbanki Islands	境外资产总额(10亿克朗)	143	307	516	811	116.8%
	从境外获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52%	46%	-5.8%
	向境外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38%	41%	3.9%
总计	境外资产总额(10亿克朗)	1616	2448	3833	4644	46.8%
	从境外获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48%	58%	10.4%
	向境外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61%	59%	-1.6%

资料来源:根据冰岛央行的 11 份报告的数据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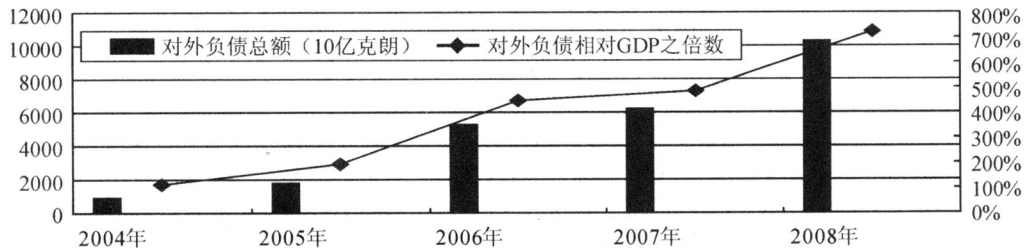


图 3 冰岛一般商业银行与储蓄银行 2004~2008年海外扩张情况

资料来源:冰岛央行 2005~2008年度金融报告。

3 银行证券化

冰岛银行业一直是冰岛金融业的重心,其收入占据了金融业(含保险业)新增价值的主要比例,然而冰岛银行业的运作重心,不是存贷款业务等传统金融业务,而是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风险投资、股票发行、证券市场运作等非传统金融业,且对外扩张速度极快;主要业务和收益并非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使其具有越来越多离岸金融中心的色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对冰岛的评估报告提到:“尽管净利息收益仍是冰岛银行业最主要的运营收入来源,但净金融收益(如从股

表 5 冰岛银行业整体海外扩张态势

项目	控股子公司	分行	代表处	已设有驻外机构之外国数量
时间	司总数	总数	总数	
2005年	21	4	1	12
2007年	27	15	4	19
年均增长速度	9.5%	91.7%	100%	29.2%

资料来源:MF Country Report No 07/296, Iceland: Selected Issues, August, 2007.

票投资中获取的收益)(financial gains)业已成为其收入中关键性的组成部分。由于其用于交易之投资组合(trading portfolio)在其资产结构中的重要性,冰岛商业银行的运营模式与典型的投资银行更相似。”

表 6 非传统金融资产在冰岛一般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的位置统计

时间		2007年	2008年
项目(百万克朗)			
境内非传统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务工具、衍生交易工具、对冲账户)	总值	910599	1400917
	占境内资产总额之比	18.5%	19%
境外非传统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务工具、衍生交易工具、对冲账户)	总值	1005113	1541338
	占境外资产总额之比	21.0%	21.0%
非传统金融资产总额占总资产之比例		19.8%	19.8%

资料来源:根据冰岛央行的 16 份报告的数据整理。

2001年以来,冰岛金融业迅速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和证券化,在冰岛宏观经济结构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因而,此次冰岛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可以归咎于冰

岛金融业的过度膨胀。然而,将当前冰岛经济的问题单纯归咎于一个行业,似乎并不能提供一幅完整、清晰而深刻的理论图景,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冰岛经济陷入危机的来龙去脉。只有仔细追溯冰岛经济演进的外部环境、制约机制和发展历程,才能更深刻地廓清冰岛经济结构问题及其走入金融危机的根源。而这需要更为深刻的理论工具和更为综合的时空维度。

三、冰岛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1 国际金融危机的“马尔可夫链”:冰岛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

自2007年美国次级贷危机出现后,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开始从美国迅速向外蔓延,构成一环扣一环的“马尔可夫链”。冰岛金融危机,是这一传导链条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从危机传导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来看,本次金融危机可分为三波。第一波自2007年8月延续至2008年2月,为次贷危机初现时期。随着纽约证交所股指下挫,及主要经营房贷业务的英国 Northern Rock 银行被收为国有,房市日渐低迷,次贷危机渐露端倪。第二波从2008年3月延续至9月底,为次贷危机在美国逐渐深化的阶段。房贷坏账使美国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五大投行中的三大: Lehman Brothers, Merrill Lynch, Bear Stearns,以及最大保险公司 AIG和政府信贷机构两房(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公司等,倒闭或破产,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第三波从2008年9月底延续至2009年1月,是危机冲出美国,在整个欧洲蔓延的时期,冰岛首当其冲,遭遇厄运。2008年9月

29日至10月6日,冰岛政府宣布接管冰岛所有商业银行,随即英国、荷兰、爱尔兰、丹麦、奥地利、希腊、德国等7国先后宣布向银行存款提供担保,并被迫出台各种援救计划,全欧洲金融体系都被撼动。美国国会产业与贸易问题专家南特(Dick K. Nanto, 2009)认为,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是冰岛商业银行濒于破产的直接原因。在这一“马尔可夫链”上,冰岛在第二波和第三波之间承前启后,开启了欧洲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

2 小国“搭便车”后“追随强者”的路径依赖:冰岛金融危机的演进机制

金融危机自美国蔓延至欧洲的“马尔可夫链”并不足以阐释冰岛步入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冰岛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是在冰岛经济长期演进结构的制约下形成的。冰岛经济的演进结构体现出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律,这就是“搭便车”(free rider)后不断“追随强者”(bandwagon effect)而形成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所谓“搭便车”是指小国通过与大国结盟,可以几乎免费地获取稳定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如可靠的安全环境和有利自身发展的国际经济机制等,而这些公共产品是小国仅靠自身的资源无法生产的。然而,小国在频繁使用大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会潜移默化地认同大国的意识形态,接受大国赖以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架构,出现稳定的“追随强者”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其经济的演化追随大国推崇的路径,形成对大国既有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根据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诸流派中的阿瑟(Brian Arthur)和坎贝欧(John L. Campbell)的“路径依赖”模型,我们可用图4解析小国因“搭便车”而形成“路径依赖”的演化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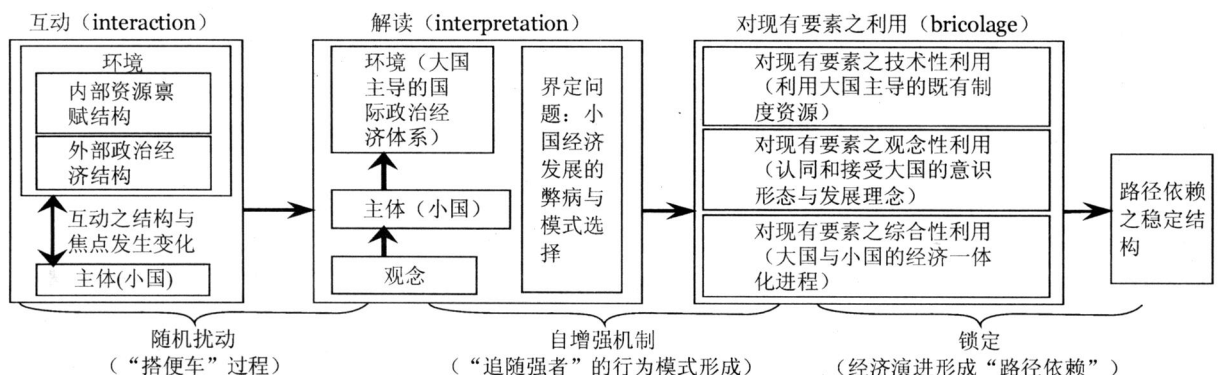


图4 小国“搭便车”后形成“路径依赖”的机理

坎贝欧确立的形成“路径依赖”的三部曲,为我们理解冰岛步入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冰岛正是因为二战后搭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一“便车”,才形成经济逐渐金融化和虚拟化的“路径依赖”。

(1) “搭便车”的进程:冰岛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直到二战爆发前,冰岛社会除了感受到国际市场鱼价的波动之外,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很少联系。1941年7月美国占领冰岛,彻底改变了冰岛的孤立状态。美国人在冰岛投入大量资金,修建机场和公路,为稀少的

冰岛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此后,冰岛日益融入美国主导的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在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冰岛先后加入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冰岛美国联合防御机制”(1951年)及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1973年);在国际经济领域,冰岛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各项多边国际经济机制或组织,先后加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46年)、国际金融公司(1946年)、MF(1946年)、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1946年)、马歇尔计划(1948年)、OECD(1961年)。1985年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承办的美苏首脑会晤,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与冰岛间亲密盟友关系的见证。冷战后,美国依然是冰岛最主要的盟友和贸易伙伴。

冰岛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得以消费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美国在欧洲众多盟友中人口最少、经济结构最落后的一位,冰岛并未对美国主导的这一体系承担多少义务,而美国为冰岛提供了几乎免费的国防、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体制及潜力巨大的美国市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为冰岛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同时也塑造和制约着冰岛经济的演化路径。

(2)“搭便车”后“追随强者”:冰岛经济“路径依赖”的形成

随着美国与冰岛联合防御机制的建立,冰岛日益融

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获得巨大利益。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成为冰岛鱼类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进驻冰岛的美军带来了大量资金和就业机会。1955年冰岛各界从冰岛的美国驻军那里赚取的外汇收入,占当年外汇收入总额的18%。至1970年,冰岛出口产品中有30%销往美国。

但是,由于要素禀赋匮乏,国内市场狭小,比较优势难觅,直到20世纪80年代,渔业都是冰岛最主要的产业和出口来源。尽管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冰岛渔业能够获得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但渔业生产和出口毕竟受气候条件、国际市场需求乃至能源危机等各种自然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很深。以渔业为主体的单一经济模式使冰岛的经济演进大起大落(见图5),蕴藏着相当大的脆弱性。经合组织(OECD)1970年和1980年对冰岛的评估报告都曾谈到:冰岛相对OECD大多数国家而言,受外界经济震荡的冲击更为强烈,且更为频繁。

为了改变渔业主导的单一产业结构和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冰岛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向着三个方向作出努力,即加强渔业的资源控制、发展能源密集型的金属制品业、以及新世纪以来集中发展金融业。这三个方向的努力,都呈现出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制度资源的利用(具体运作见表7)。这表明,冰岛经济演进的路径,是不断地追随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国及其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形成对这一模式的“路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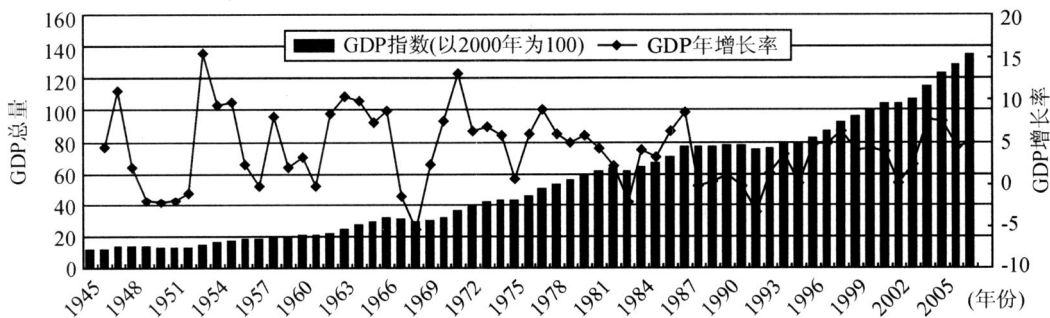


图5 1945~2007年冰岛GDP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冰岛国家统计局有关冰岛历年宏观经济数据的2份表格绘制。

从表7可见,冰岛产业结构向渔业、金属制品业和金融业三个方向的演进及其金融业在新世纪的迅速膨胀,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塑造下逐渐形成的。小国“搭便车”后总会“追随强者”,在这一规律的制约下,冰岛实际上游离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受欧洲传统的“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的影响很小,而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使冰岛走上了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的发展道路,最终因金融业的过度膨胀而步入危机。

四、结 语

冰岛虽属北欧国家,但在1997~2007年的10年间,其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年均值都优于北欧其他四国;同时,冰岛经济的私有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以及冰岛金融业的扩展速度亦高于其他北欧四国;甚至其人口结构也比北欧其他四国要年轻化,因而冰岛的经济演化道路似乎很难归入

表 7

冰岛三项主要产业之演化与“路径依赖”

项目 \ 产业	渔业	金属制品业	金融业
发展进程	1948 ~ 1975 年, 冰岛将自己的专属渔业作业区限度从 3 海里扩展至 200 海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 冰岛大力发展铝制品、硅钢和水电业, 美国资本源源进入, 2001 年以来冰岛最大的两家铝业公司均有美国资本参与投资	1985 年, 冰岛证交所建立; 1994 ~ 1995 年, 实现资本跨境自由流动; 2003 年, 国有银行全部私有化, 银行业开始大举境外扩张
对强者之追随	1945 年, 杜鲁门宣布美国将控制其沿海大陆架之所有资源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的新材料工业伴随航天工业而兴起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大力发展“新经济”; 2001 年以后, 美联储放松银根, 刺激证券业和房地产业
对现有制度要素之利用	对现有要素之技术性利用	冰岛的既有自然资源, 及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得到利用	冰岛银行业既有的制度资源, 及美国主导的向全球扩展的金融自由化的制度资源得到利用
	对现有要素之观念性利用	20 世纪 60 年代从美国向全球扩展的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理念得到利用	冰岛社会与美国相通之价值观得到利用
	对现有要素之混合性利用	美国资本主导冰岛铝业, 使美国经济的理念和运作方式融入冰岛	
“路径依赖”的体现	自 1945 年以后至今, 渔业始终占冰岛出口总额的 40% 以上, 是冰岛最主要的出口产业	金属制品业在冰岛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2007 年占到 26%	冰岛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占 GDP 之比最高, 成为塑造冰岛经济演化之关键产业

典型的“北欧模式”。然而, 冰岛的出口结构中, 渔业产品和铝制品等初级产品仍占据主要份额, 这表明冰岛经济本质上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 而是发展中国家单一经济的演化物。冰岛虽然人均财富占有量居世界前列, 但其实质与那些豪富的海湾石油输出国类似, 是在特定的国际政治格局中, 凭借自身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的政治与军事结盟关系, 获取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 依赖自身的某些垄断性资源或特定的资源禀赋而实现较高的人均生活水准的。不过冰岛的资源禀赋有其弱点: 稀少的人口, 使冰岛难以借助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繁荣, 无法走像新加坡那样的出口导向型道路; 寒冷而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冰岛难以发展成为像欧洲另一个小型岛国马耳他那样的离岸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搭便车”的小国, 冰岛得以稳定地享有美国提供的各种国际公共产品, 包括以北约为基本架构的外部安全和美国主导的稳定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秩序等, 但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追随强者的行为模式, 强者的观念、强者的制度供给、强者自身的演化模式和路径选择, 强烈地影响着冰岛的经济演化, 使冰岛战后的经济发展, 逐渐形成追随和模仿美国的习惯性方式, 具有越来越多的“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的特点, 并逐渐出现自增强机制, 最终形成随强者而变的“路径依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时, 旅游业和金融业都可以成为冰岛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 但

冰岛经济此后的演化走上金融业一家独大的道路, 不能不说与其追随强者的战略密切相关。换言之, 如果冰岛不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不是形成了追随美国道路的经济演化的行为模式, 则不会形成金融业一家独大的局面, 亦不会如此突然而迅速地步入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历年人类发展报告: UN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R]. 2007/2008, 2006, 2005.
- [2] Dick K. Nanto,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The Global Dimens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 29, 2009.
- [3] John L. Campbell Mechanism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in Economic Governance: Inter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Bricolage, in Lars Magnusson and Jan Ottosson eds., Evolu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in Economic Ideas: Past and Present [M]. Northampton of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01: 10-13.
- [4]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Iceland [R]. 1970.

(责任编辑: 段锡平)

托马森 (Richard F. Tomasson) 指出, 由于冰岛和美国都是拓荒者在边疆蛮荒之地建立的国家, 所以冰岛文化和美国文化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他一共整理出了 15 项价值观, 认为冰岛文化和美国文化在这 15 项价值观上是相似的。参见 Richard F. Tomasson The First New Society: Icel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p. 13.

effects on technology progress, measured by DEA-Malmquist from 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TFP), are testified with the data of 31 industries in China over a period of 1999 ~ 200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changes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while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is obviously lagged and difference from the technical gap, and therefore the policy of "trading market for technology" is still open to discuss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hina's Techn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s Production Model

Zhao Q.wei Zhang Cheng(61)

The paper measures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by SFA. By controlling the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rket-oriented level, the effect of FDI in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on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estimat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15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8 ~ 2004. We find that, (1) with different relative ability gap and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their respectiv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efficiency of FDI in service and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positively related while negative FDI spillover is found in manufacturing in short-term, however, the condition is adverse in long-term; (2) comparing with middle and western area, FDI in eastern area has more effect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3) the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r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Vertical Specification and Technical Ladders in East Asia: A Study based on Trade in Parts and Components

Liu Zhongli Chen Jing Samnath Sen Bai Xuefei(68)

East Asia is much more highlighted than before because of its rapidly developing produc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the former scholars,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technology ladder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 of income level in East Asia. We augment the traditional gravity model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theory by Jones et al. Focused on the trade in parts and component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ize, structure and changing of production sharing network in East Asia with the statistic data from UN-comtrade database.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Japan's leadership in kernel components is decreasing, while countries and regions like Korea and Hong Kong in China have climbed up to the higher technology position in a value chain in parts trade than before. Moreover, as an essential pole, China and the "Four Tigers" are complementary instead of being substitute to each other in the East Asian production sharing network.

A Study on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Agglomeration of the Animation Industry in Tokyo

Chu Jinfeng(74)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fast growth of creative industry has been a general tre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Creative industry, also known as creative economy,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Japan, it is called content industry. Animation industry is one of its branches and Tokyo is called the capital of animation industry. The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spatial shifting way of animation industry in Japan, and puts forwards three characters of Japanese animation industry. The dissertation also discovers two model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animation industry and analyses the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animation industry in Tokyo. And it concludes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animation industry in Tokyo has characters of cultural history,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celand Financial Crisis: Evolutionary Proces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isis-Shaping Mechanism

Xin Hua(80)

Iceland financial crisis has got through three stages consisting of five procedures, namely: explosion of external debt, drastic slump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 vast decline of stock index, soaring of interest rate, and recession of real economy. Thre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found in this crisis: financialization of economy,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nance, and securitization of banking. The mechanism of crisis-shaping in this case could be survey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short-term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long-term macro-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for short-term external environment, three waves of crisis radiated from U. S. to the whole world have formed a Markov Chain, in which Iceland became a transitional link between 2nd and 3rd wave. As for long-term macro-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Iceland as a free ri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ecame accustomed to obtain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products provided by U. S., and shaped an evolution pattern of "Bandwagon Effect", which is reflected on Icelandic path dependency on "Anglo-Saxon"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offered by U. S. It is this path dependency that finally pushed Iceland into serious crisis.